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http://www.cbeta.org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73, No. 1447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，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447-A前序

靈源叟　惟清

禪師。即所謂古塔主者也。淨行無垢。孤風絕攀。名重當年。誠非虛得。垂機接物。深指悟中。語直標宗。世多參究。然判兩篇自已。列三要三玄。類聚因緣。品題緇素。與夫不見雲門。而公稱嫡嗣。情猜之士。或致譏評。是猶循器定空。刻舟尋劒。親逢大藥。反益沉痾。儻善退思。歷然神會。則知彼上人者。豈徒然哉。禪者道宣。竦聞。通辯。請將其錄鏤板流傳。仍乞斯言。為之冠引。實紹聖四年中秋日也。

No. 1447-B

雲門村叟妙喜　宗

禪無傳授。可傳授者。教乘文字。先德語言而已。非心之至妙也。其至妙之心。貴不越一念而契證。苟如實契證。則教乘文字。先德語言。無少無剩。皆此心之妙用。如柝旃檀。片片匪異。故曰。教外別傳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此萬世不易之論。近日叢林。誑妄說法之流。不信有妙悟。而專事教乘文字。先德語言。尋章摘句。狐媚學者。傳襲以為家寶。或以隻履西歸之話。為末後大事。或以五位功勳。偏正回互為箕裘。各立門戶。各秉師承。謂之宗旨。觀斯之說。何異群虱之處裩中。逃乎深縫。匿乎壞絮。自以為吉宅。炎丘火流。燋邑滅都。群虱裩中不能出。此之謂也。臨際曰。有一種不識好惡。向教乘中。取意度商量。成於句義。如把屎塊子。口中味了。却吐過與人。三復斯言。未嘗不喟然嘆息也。嗚呼。安得此老復出。為後進針膏肓起癈疾乎。

No. 1447

古禪師語錄

豫章參學門人　文智　編

皇宋景祐四年丁丑歲。十月初三日。知郡待制范公。躬率四眾。就芝山迎師歸本院。師陞堂。據座不語。安國長老。乃白眾云。當觀法王法。法王法如是。眾猶不退　師云。安國和尚。適來已是郎當不少。老僧不可向土上加泥。大眾。更莫久立。便下座。

是日晚參。僧問。法不孤起。仗境方生。學人上來。請師垂示　師云。金剛草鞋。進云。恁麼則退後三步　師云。酌然千萬里。問。人天交集。四眾臻臨。如何是和尚為人底句　師云。淥水泛清波。學云點　師云過。學人撫掌　師云退。問。一喝分賓主。照用一時行。此意如何　師云。乾柴濕[竺-二+骰]。學人便喝　師云。紅焰炎

天。復云。衲僧相見。不涉言詮。爭奈俗士在筵。又須開一線道。然雖如是。且作麼生辨明。直饒見得諦當分明。在俗士分上即得。衲僧分上天地懸殊。大眾。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。試道看。莫道錢是足陌。莫道地肥茄子嬾。若作此見解。與俗何殊。若不然者。且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。久參先德。不在言之。後學初機。直須子細。不勞久立。珍重。

檀越請晚參。僧問。青青翠竹。盡是真如。鬱鬱黃花。無非般若。如何是般若　師云。黃泉無老少　進云。春來草自青　師云。聲名不朽。進云。若然者。碧眼胡僧也皺眉　師云。退後三步　學云苦　師云吽吽　問。人天普集。佇聽雷音。學人上來。請師垂下　師云。光陰似箭　進云。一言纔剖人皆委。香煙起處盡沾恩　師云。古人有言。學人便喝　師云瞎　學云。放過一著　師云。人天大眾前。放你三十棒　師乃云。自從行脚以來。未曾似今歲被人逼令住院開堂作長老。此是衲僧第一不著便處。從今以去。被人喚作長老。或喚作善知識。大似被他劈面唾相似。又被俗士請令晚參。不免為佗說佛說法。或則毀佛謗法。可謂剜肉作瘡。笑破衲僧口。諸多俗士。也須抖擻精神。莫受塗糊指註。日晚。各請歸家。珍重。

上堂。僧問。一人探頭。一人下喝。此二人相去幾何　師云。三更半夜　進云。龍歸滄海。鳳反丹山　師云。北斗下燒香　問。臨濟竪拂。學人起拳。是同是別　師云。訛言亂眾　進云。恁麼則據令而行也　師云。天涯海角　學人便喝　師云吽吽　問。曲調已成。還許學人斷和也無　師云。官不容針　進云。果是伯牙才　師云。自家看取　學人撫掌三下　師云。三十棒　師云。衲僧面前。難為啟口。假饒發一言。直得天雨四花。地搖六震。須彌倒卓。海水沸騰。猶是野狐精業。然雖如是。也須見到始得。若也於此不明。便見物類千差。自佗能所。愛憎嗔喜。生死遷流。所以古德云。努力今生須了却。莫教永劫受餘殃。

至初九日開堂。范公自作請疏云。

伏以。無心為宗。非一毫之可立。有言即病。徒萬法之強名。然則病非醫而曷求。宗因師而乃證。

古師和尚。淨行無垢。孤風絕攀。法鼓一鳴。有聞皆聳。神珠四照。無隱不彰。群願斯歸。正乘可示。大眾瞻仰。即同如來。謹疏。

龍圖閣待制知饒州軍州事范仲淹疏。

讀疏畢。師告眾云。山僧蒙郡侯堅命。此日可謂脫珍御服。著弊垢衣。大似國家兵器。不得已而用之。便陞座。拈香云。且道。這一瓣香。為甚麼人。山僧初行脚時。先參見大光敬玄和尚。這和尚。坐在荒艸裏。後參見南岳福嚴寺良雅和尚。這和尚。又只是箇脫灑底衲僧。這一瓣香。不為大光和尚。亦不為福嚴和尚。大眾記取。唯有韶州雲門山匡真大師。稍較[此/且]子。這一瓣香。且為雲門山匡真大師燒也。於是趺坐。維那白槌云。法筵龍象眾。當觀第一義　師云。大眾。維那如是咨白。大眾還

甘也無。何以。若據大眾分上。假饒諸佛出世。猶是自謾。祖師西來。誑惑庸小。自餘之輩不在形言。若也談玄說要。大似含血噀人。問答往還。如同魔嬈。禪德。大眾面前。作麼生下口。然雖如是。事無一向。理出百途。曲為下機。有疑請問　僧問。猿抱子歸青嶂後。鳥銜花落碧岩前。此是夾山境。那个是薦福境　師云莫　進云。如何是境中人　師云莫　問。知師久蘊囊中寶。今日當筵略借看　師云莫　進云。豈無方便　師云莫　問。大善知識出世。將何為人　師云莫　進云。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　師云莫　有僧纔擬伸問　師云。問話且止。直饒問得答得。與道懸殊。大眾。似此問話數箇闍黎。總未有箇出家眼目在。若有出家眼目。一萬里外。聞有善知識出世。洗耳攢眉。拂袖遠去。爭肯來這裡。五體投地。問箇如何若何。仁者還知道。大眾各各自己分上。是箇甚麼門風。是箇甚麼體格。直得諸佛仰望不及。天下祖師鎖口有分。若能如是明見得。佛之與祖。如同夢幻空花。聞甚深法門。也似風聲谷響。自己穎脫獨拔。猶閑法界有情齊成正覺。豈不是大丈夫漢。豈不是真出家兒。是事且置。以某累德不高。向道非遠。雲山遁迹。歲月隳顏。伏承
知郡待制。　提點度支。諸位官僚。寵錫文疏。令開堂演法。所生均祉。上祝
今聖皇帝。山嶽為壽。日月齊明。文武官僚。高登祿位。諸院尊宿。僧正名員。洎諸檀信。元相輔會。敢緩敷宣。久抑尊官。伏惟珍重。

上堂。自從入院。諸多俗士。請令晚參。只可隨時施設。俯就機緣。若據山僧見處。自是一家。何以。為早歲遊方。參見第一等尊宿。或則舉經舉論。說色說空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乃得天地同根。萬法一體。卷舒萬象。縱奪森羅。諸事摐然。一切成現。或說向上關棙。透過法身。言無展事。語不投機。承言者喪。滯句者迷。於斯明得。便是箇灑灑地衲僧。不依倚一切。純說乾曝曝地禪。凡有問來。更不答話。或說全體作用。法令雙行。主賓縱奪。照用縱橫。三年內一時被老僧參得。以為祖道真規。後來自家覷破。總是鬼解螢光。上祖門中以為毒藥。如今四海大行。所以祖席荒涼。道流閬爾。仁者直須著忖。莫受塗糊。但據當人事。是何道理。珍重。

上堂。口是招禍之門。舌是伐身之斧。若有衲僧出來。將老僧拕下禪床。爛毆一頓。豈不是與眾雪耻。也許你具一隻眼。如今擬在這裡。叉手立地。遞相鈍置。有甚麼了期。珍重。

眾會齋上堂。如來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祖祖相傳。佛佛授手。凡聖平等。不假外求。萬德圓明。豈勞修證。山僧此日覿面相呈。悟之便登佛地。不歷階梯。迷之背覺合塵。枉入諸趣。迷悟自有差殊。此法本無增減。久參達士。同共證明。後學初機。有疑請問　僧問。承和尚有言。覿面相呈。如何是覿面相呈事　師云。莫　進云喏　師云莫　進云喏喏　師云莫莫　有僧纔擬伸問　師云。問話且止。與道懸殊。若據諸人分上。具無礙辯。尚沒奈何。擬心則差。豈況更形言語。眾生流轉不息。蓋為有心。若得一念心不生。與佛齊肩定矣。天上天下。絕是最尊。巍巍堂堂。十方獨步。

隨機赴感。靡所不周。故號無緣之慈。亦云不請之友。未得如此。墮在邪途。珍重。

上堂。皷聲纔動。大眾已集。却令山僧無下口處。莫怪古人道。十度擬發言。九度却休去。何以。假饒說得擲地作金聲。在諸人分上。了無交涉。大眾。欲得親切麼。自家道取。諸人作麼生道。未開口以前。却較[此/且]子。纔開口皆是自謾。莫見恁麼說了。便出頭來禮三拜。或揚眉瞬目。拂袖出去。或則下棒下喝。轉沒交涉。除此外。作麼生道。這裡若道得。亦不虛出家行脚。方能紹隆三寶。若道不得。直須出家。珍重。

師早參示眾云。大眾。霜寒不勞久立。珍重。

結夏日上堂。止持作犯為初機。禁足規繩則可知。若是吾曹門下客。林間相見不揚眉。

上堂。大眾。雲門匡真大師。如今現在。諸人還見麼。若也見得。便是山僧同參。見麼見麼。此事。直須諦當始得。不可自謾。且如往古黃蘗。聞百丈和尚舉馬大師下喝因緣。佗因茲大省。百丈問。子向後莫承嗣大師否。黃蘗曰。某雖識大師。要且不見大師。若承嗣大師。恐喪我兒孫。大眾。當時馬大師遷化。未得五年。黃蘗自言不見。當知黃蘗見處不圓。要且只具一隻眼。山僧即不然。識得雲門大師。亦見得雲門大師。方可承嗣雲門大師。只如雲門入滅。已得一百餘年。如今作麼生說箇親見底道理。會麼。除是通人達士。方可證明。眇劣之徒。心生疑謗定矣。見得者不在言之。未見者如今看取。不請久立珍重。

上堂。大眾朝晚雖然聚集。且無言句。教諸人領解。亦無言句教諸人參。亦無門風教諸人施設。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。免諸人取次承當。未得謂得。緣祖道門中。沒量大人容易領解。且如往日親見雲門尊宿。具大聲價。莫若德山密。洞山初。智門寬。巴陵鑒。佗雖親見雲門。只悟得雲門言教。要且不悟道見性。何以知之。且如僧問鑒和尚云。如何是提婆宗。鑒云。銀盌裡盛雪。又問如何是吹毛劍。鑒云。珊瑚枝枝撐著月。又問佛教祖教是同是別。鑒云。雞寒上樹。鴨寒下水。鑒和尚云。我下此三轉語。已報雲門恩了也。後來更不與雲門設忌齋。大眾。雲門分明道。此事若在言句。一大藏教。豈無言句。又云。饒你問得答得。只贏得口滑。去道轉遠。作麼生下三轉語。便道。我報雲門恩了也。可謂埋沒上祖。錯指後人。遂使兒孫承空接險。從錯至錯。例皆稱提言句。以為向上極則事。大眾。若據言句中事。如螢火之光。諸人分上如百千日月。大眾。曾於言句中得入者。快須吐却。於自己分上點撿看。是何道理。珍重。

上堂云。瘥病不假驢駝藥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彼此出家人。且作麼生是出家眼。如未具出家眼。且依佛了義教。莫依不了義教。如何是不了義教。談因說果。有聖有凡。福慧二嚴。闕一不可。此為對盲俗說。為佗不知有出世之道。且令修禪學慧。免佗失却人天二路。若是我沙門釋子。不

可依從。被福慧繫在生死界中。如長繩繫鳥足。無有脫期。如何是了義教。福不可作。慧不可修。只要諸人見性悟道。若要見性悟道。一切佛法不可學。三乘聖行不可修。福不可作。慧不可學。所以道。一切無心道合同自己一身解脫猶閑。法界有情。齊成正覺。亦能攪長河為酥酪。變大地作黃金。乃至十方世界。皆成珍寶也則不難。何必勞神結緣作福。莫怪說如此事。山僧早年行脚。所見尊宿皆言。我不答話。純說乾曝曝地禪。又云。福慧不可闕。後來覷得破了。洎合被佗賺過一生。所以山僧在眾裡。不教人學佛學法。不教人作福結緣。然雖如此。百千人中。無一人肯信。為佗無出家眼。根器淺薄。信之不及。所以佛云。薄福尠德人。不堪受是法。聞必不敬信。若信得及。紹隆得三寶。一切眾生。皆有解脫之期。若信不及。永劫受殃。莫言不道。珍重。

上堂。初心後學。還得出家也未。若也未得出家。且須持取齋戒。如何是持齋戒。擬心是破戒。得味是破齋。剎那闕漏。大難出家。珍重。

上堂。三世諸佛出現世間。讚歎諸人不及。山僧若更開示指南。大似壓良為賤。然雖恁麼道。只如大眾有甚麼長處。知得麼。撿點看。不請久立。珍重。

上堂。行脚人面前。說箇甚麼即得。何以。十語九中。不如一默。然雖恁麼道。大似斧斫了手摩抄。若更待山僧開口。可謂灸瘡瘢上。更著艾炷。各自下去。

上堂。曹溪路上即不問。且道。兜率內院慈氏如來。共文殊對談何事。還見麼。還聞麼。直饒親見親聞。猶是兜率內院事。且道。曹溪路上作麼生。試道看。莫道是久雨蔓蒿長。莫道春來草自生。若據如此。正是鳥道羊腸。未夢見曹溪路上在。久參先德不在形言。後學初機切須子細。不請久立珍重。

施主設齋上堂。欲知佛性義。當觀明節因緣。且如今日勝會。是事摐然。一切成現。且道成得箇甚麼邊事。要會麼。法本不然。豈其然乎。於斯了得。便是海印發光。到此不明。可謂塵勞先起。奈何法本無私。見有差別。譬如諸天共寶器食。隨其福德飯色有異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出家人見之是箇甚麼。儻明此理。乃可取食。若昧斯宗。難為消受。已得者不在言之。未得者快須了取。珍重。

上堂。大眾。諸人從無始以來。至于今日。有箇甚麼事。還知麼。三世諸佛。向十方世界。覓諸人不得。六道四生。亦覓諸人不得。三乘聖位。尚亦覓諸人不得。擬喚作一物又不堪。說似一物又不得不禁何了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。然雖如此。亦是名邈彫[金*嶲]。與諸人分上天地懸隔。諸人既若此此。何用參請。何假修行。當下便休。猶是鈍漢。若是擬議。□□自欺。珍重。

上堂。大凡參學。但且扣己而參。體取本來無一物。體取目前亦無一物。一一體取了。表裏盡情。己見亦亡。便謂之忘己之士。所以古人道。而今天下忘心能幾人。如此之人最難得。千人萬人學。無一人兩人得。未得如此。但且忘心息見。如愚如癡。一二十年。守取一悟。珍重。

上堂。出家人。論實不論虛。所以佛云。既得出家。如囚免獄。少欲知足。勿貪世榮。忍飢耐渴志存無別事也。珍重。

上堂。道泰不傳天子令。時清休唱太平歌。珍重。

上堂。去去西天路。迢迢十萬餘。珍重上堂。衲僧面前。有甚麼相瞞處。直饒說得天花亂墜。爭似靈龜未兆時。設使釋迦掩室於摩竭。葢為下根下器。淨名杜口於毗耶。□□不肯。直饒不肯。也是狐假虎威。下座。

上堂。大眾。山僧今日將三世諸佛所說之法。一時舉似大眾了也。更不欠少一字。不得嫌山僧急性。葢緣俯為下機。直饒仁者於一言下得諦當分明。說得如雲如雨。咄。這喫野狐啞唾底餓鬼。莫向衲僧門下過。打公腰折。莫言不道。下座。

上堂。諸仁者。一等參學。且須辨取是非。若也取次承當。便是一生虛過。近來行脚人。例皆以天台華頂南嶽石橋。將為向上一路。多少錯認。此是暫時行履處。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。又說徐州麥飯。鎮州大蘿蔔頭。以為灑灑地衲僧。千足萬足。莫錯承當。此是非時之食。誘引童蒙止啼之義。在衲僧分上。謂之雜毒食。若也未得其趣。更莫沾唇。若已得其趣快須盡底吐却。儻有纖毫在心。便是虛生浪死珍重。

上堂。除非休去便休去。若覔了期無了期參。

上堂。諸上座行脚。當為何事。若要知見明白。了達世出世法。多知解會問答。與天地同根萬法一體。認得法身法性。速往諸方學取。若要透過法身。會得向上關棙。言無展事。語不投機。凡有問來更不答話。做箇灑灑地衲僧。不依倚一物。亦請速往諸方學取。直饒一一見得。與諸人本分事。了無交涉。所以老僧只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是諸方有語句文字教諸人用心學得。若是山僧此間不立文字語句用心學不得。無你捿泊處。四方學者望涯而退。若要見本分事。便須一切佛法不用學。一切言句不要參。罷却學心。忘却知見。如枯木石頭。有少相應之分。若不如是。與道懸殊。珍重。

上堂良久云。劒去遠矣。徒勞刻舟。珍重。

上堂。三世諸佛。仰望不及。天下祖師。結舌有分。知有者善自保任。未知有者。不休何待。參。

上堂。丈夫各有冲天氣。莫向如來行處行。向甚麼處行即是。諸仁者。出來對眾道看。莫道是趙州南石橋北。莫道是天台華頂。華嶽三峯。莫道是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若據如此見解。大似猛虎入穽。俊鷂投籠。自取滅亡。非佗人咎。且道。作麼生是衲僧行處。珍重。

上堂。大眾。昨日施主齋會。僧道威儀濟濟。俗士禮樂鎗鎗。供養摐然。香花羅列。如此一筵勝事。且道。今日甚麼處去也。若知得來處。即知去處。方不被因果所拘。於諸法中而得自在。汝若向刀山。刀山自摧折。汝若向火湯。火湯自消滅。方能放蕩逍遙。有何罣礙。若也未了。萬法所拘。無由解脫。可謂業識忙忙。觸途成滯。若遇惡境現前。如何消遣。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。莫教永劫受餘殃。珍重。

上堂。良久。大眾不散。師云。做甚麼。不可須待惡水潑那。下去。

上堂。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。眾纔集。云喫茶便下座。有時上堂。眾纔集。云珍重便下座。有時上堂。眾纔集。云歇。便下座。往往常用此時節因緣。眾人罔測津涯。後來恒和尚作一頌。頌此三轉因緣云。百丈有三訣。喫茶珍重歇。直下便承當。敢保君未徹。師云。大眾。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。且道見處如何。還知得失否。要會麼。據它三度上堂時節。恰似箇好人。後來作此一頌。恰如面上雕兩行文字。若是通人達士。舉起便知。後學初機。難為揀辨。老僧與汝從頭註出。百丈有三訣。賊身已露。喫茶珍重歇。贓物出來。直下便承當。敢保君未徹。大似抱贓判事。然雖如此。諸仁者若具擇法眼。方能證明。如或邪正不分。可謂瞞頇佛性。更須博問賢良。可惜虛生浪死。珍重。

因臻和尚大祥齋次上堂。古人道。相識滿天下。知心能幾人。知心且置。還端的識得天下人也無。如臻和尚遷化。已得二年。我道如今現在。識得麼。若也識得臻和尚。非但天下。乃至三世諸佛。一切賢聖。只向這裡。一時識得見得。還見得麼。直饒一時見得識得。在衲僧分上。也只是螢火之光。然雖如是。亦須是見到始得。何以。若也不明此旨。便有聚散離別之憂。生滅斷常之見。珍重。

上堂。古人道。無邊剎境。自佗不隔於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只如山僧恁麼道。廬山五老峯。還聞也無。趙州石橋。何不出來通箇消息。直饒你出頭來。也是猢猻繫露柱。不請久立。珍重。

上堂。三世諸佛亦如是。一切聖賢亦如是。大眾亦如是。山僧亦如是。且道。是箇甚麼。只有照壁月。更無吹葉風。珍重。

上堂。祖師門下。故是不容。衲僧面前。是何道理。然雖如是。知恩者少。負恩者多。參。

上堂。大陽門下。不假然燈。衲僧面前。那堪開口。所以釋迦掩室。達磨緘言。若到薦福門下。放過則不可。扣禪床一下。參。

上堂。焉敢觸忤上流。蓋緣曲為下機。然雖如是。圖佗一粒米。失却半年糧。參。

上堂。虛空無內外。心法亦復爾。若了虛空故。是達真如理。此是上祖家風。後來兒孫不能繼嗣。蓋緣易會難見。舉了便會了。謂之隨語生解。亦謂之依通。亦謂之鷂子解會。不是親證親悟。所以疑情不息。蓋為無本可據。業識忙忙自生異見云。我不入這解脫深坑。又云。向這法界走。有甚麼了期。何不覔箇出路裏。又云。自有向上一格事。或云。自有透脫一路。如何是透脫一路。王字鑰匙賓鐵打。或云。驢揀濕處尿或云。春草綠濛濛。將上祖門風。却稱提言教以為極則。謂之輕心重教。弃本逐末。如犬趂塊。百十年來。例皆如此。雪峯和尚云。祖師滅了也。被你而今人。埋在荒草裡。若於上祖門風得入。如百千日月。度盡法界一切眾生。若於言教中得入。如

螢火之光自救不了。何以。乾慧不免若轉。諸仁者一等是學。離却文字知見。參取自己事。所以佛教祖教。如生冤家。始有少許相應分。且道。作麼生是相應底事。珍重。

上堂。皷聲纔動。大眾皆集。直得三世諸佛。異口同音。為諸人演唱。可謂法無不周。義無不備。事無不顯理。無不彰。諸人還見麼還聞麼若見。現在諸佛。若不見。未來諸佛。則法有斷常。佛有生滅。云何佛言。一切法不生。一切法不滅。若能如是解。諸佛常現前。然雖如是。須是見到始得。不取汝口頭辨。學之不成。須是悟之於心。形之於言。故云如證而說。一言一句。是真語實語。如語不誑語不異語。若也見不到。凡有所說。是大虛妄。自誑誑佗。爾後拔舌犂耕定矣。此之法門。在祖師門下雖是淺近知見。出家人若見不到。謂之生盲生聾。華嚴會上判為餓鬼。雖在河邊而不見水。設有見者皆成猛火。或為膿血。何以。是諸人分上事。全在日用中。若也見得。全同諸佛無漏智用。若也不見。便是凡夫顛倒妄想。故云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。遇斯等人飜成毒藥。外為聲色所衒。內為見聞所惑。可謂業識忙忙。如何報答四恩。雖然學得佛邊事。亦是行脚人錯用心。豈況世間之法。一朝四大相違。悔將何及。出家人受父母返拜。人天瞻敬。不達出世道。可謂虛沾信施。濫膺恭敬。莫教閻老斷。自己意如何。參。

上堂。行脚人面前。難為啟口。說箇不於佛求。不於法求。不於僧求。俯為脫白行者。直饒毀於佛謗於法不入眾數。猶是祖師門下掃灑之徒。直饒坐斷世界。函蓋十方。身相圓容。互為主伴。該羅萬有。周遍含容。雖是圓宗極唱。祖師門下以為弄影之徒。是故老僧云。三世諸佛仰望不及。天下祖師結舌有分。諸仁者若肯。未具行脚眼在。若也不肯。亦未具行脚眼。且道。作麼生是行脚眼。參。

上堂。夫出家人。為無為法。無為法中。無利益無功德。近來出家人。貪著福慧。與道全乖。若為福慧須至用心。若要達道無汝用心。所以常勸諸人。莫學佛法。但自休心。利根者畫時解脫。鈍根者或三五年。遠不過十年。若不悟道。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。參。

上堂。大眾。夏將欲末。空劫以前事。還得相應也未。若也未得相應。爭奈永劫輪回。何有甚麼心情。學佗佛法。廣求知解。被知解風。吹入生死海。若是知解。諸人過去生中。總曾學來。多知多解。說得慧辯過人。機鋒迅速。只是心不息。與空劫以前事不相應。因茲惡道輪回。動經塵劫。不復人身。如今生出頭來得箇人身。在袈裟之下。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。未免六趣輪回。動經塵劫。何不休心去。如癡如迷去。不語五七年去。以後。佛也不奈你何。參。

上堂。佛佛授手。祖祖相傳。善自護持。無令斷絕。參。

上堂。此來法歲將滿。且喜大眾安樂自慢院門寂寞。更希以道為懷。然出家人。終不以利養為務。故云。出家弘聖道。誓度一切人。古者為三緣故出家。第一為自己

輪回生死。二為紹隆三寶。令佛法久住世間。三為六道四生。皆令解脫。所以割愛辭親。弃其榮貴。乃至捨國城妻子。象馬七珍。出家弘道。此之三緣。是出家人重任。出家人分上事。餘人不能成立。看見近來出家人。那箇憂著自家道力不充忘機息見。那箇欲紹隆三寶如實而修。那箇欲誓度有情不惜身命。若不為此三緣出家無益。可謂上負四恩。下辜三有。設欲自利利佗。須會修行始得。若也用心修行。或則墮在邪宗。或入三乘聖位。皆非究竟。所以常勸諸人。且於空劫以前。體取當人。自會修行去。若要體取空劫以前自己事。直須休心。若得無心。輪回永斷。若得無心即是佛。佛即是法。法佛和合名為僧。當體即是常住三寶。虛空有變。此法常存。故知無心。方能延得佛法壽命。若得無心。照見法界眾生。齊成正覺。度一切有情。於修行門中。休心最為第一。所以三世諸佛。皆於無心路上。方得見性。任你經三無數劫。修六度萬行。終不見性。若得無心始得悟道。故知無心。是三世諸佛所行徑路。今時出家人。莫學佛法。但學休心。即是行諸佛路。參。

上堂。此來法歲已圓。諸上座。若到諸方。有人問薦福和尚如何。上座作麼生通吐。莫道庚午生人。今年七十一麼。莫是道行時脚踏地。坐時頭戴天麼。莫是道或則說佛說法。或則毀佛謗法。或時為人解纏縛去粘膩。成箇灑灑地衲僧。不依倚一物麼。莫是道恁麼也不得。不恁麼也不得。莫是無你下口處麼。莫是道問聲未了。欄腮硬掌。拂袖便行麼。若如此通吐。總未見老僧在。且作麼生通吐。若見得老僧。對眾道看。良久云。對眾若道不得。忽到諸方。莫道見老僧來。珍重。

小參語錄

師因入室次云。日來為兄弟說話次。見佗說箇唯心底道理。說得一一總是。真箇說得理構十分。恰到問著佗方世界事。總說不得。當知即是意會。諸上座此箇事須是悟始得。若是佗悟底人。吐露箇消息。也自不同你。意會底人說話有甚麼交涉。不見水潦和尚問馬大師云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馬大師欄胸一踏倒。水潦從地起來。忽然大省云。萬象森羅。百千妙義。只向一毫端上。便識得根源體性去。看佗悟底人吐露箇消息。直是不同。諸上座有時見兄弟來說箇道理圓陀陀地。及乎問伊佗方國土事並不知。諸仁者古人分明向你道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何得不會。又云。諸法所生。唯心所現。乃至日月星辰。森羅萬象。皆不出你自心。諸仁者。何不將每日緣馳世間雜事底身心。體究取這般事。諸上座此箇法門。却許你用心體究得。何以故此不是道。最是箇淺近底法門。多見兄弟見得這般事了便休去。暨箇甚麼在。然雖如是。出家人若此事不明去佗出家大遠在。若覷得此事。身心也自然漸得停息。何以。不被外境所惑。若是得悟入底人。說甚佗方世界事。乃至三世諸佛。一切聖賢。總向這裡識得見得。三世諸佛所說之法。總向這裡見得。未說之法亦向這裡見得。見麼見麼。所以云門和尚云。南有雪峯皷山。盤山和尚北有五臺文殊。趙州和尚諸人要識麼。只向這

裡識取。見麼。諸仁者是箇甚麼道理。此事千經萬論。說得多少分明。須是用心體究始得。然雖如是。假饒悟得識得。向衲僧分上。還得也無。只作得箇祖師門下掃灑沙彌童行。若望衲僧。天地懸殊。所以雲門和尚云。直饒捻一毫端。盡大地一時明得。衲僧門下。天地懸殊。諸仁者。且道衲僧具甚麼道理。還委悉也未。所以有時常勸兄弟自己事如未明白。且莫學佛法。不怕總不會去。則恰好無你用心處。無你強為處。況老僧這裡說得話。且與你諸方不仝。兼也淡泊無滋味。無可齩嚼。至今難得兄弟。千人萬人中。覔無一人肯。若是見佗肯底人。終不要人說。纔知有此事。直下便休。更不與你打交涉。心如鐵石去。此是本分衲僧。不挂唇吻。那裡與你一問一答。佗自知無益。任運如此。終不強為。有時見參學兄弟。皆言。為生死事大。總擬學此事。那裡學得成。學著轉遠去無非是息心。若一念心息。更學甚麼道。無心即是道。若擬用心學道。有甚交涉。所以古人道。忘機即佛道隆。分別即魔軍盛。諸兄弟。若肯去但學休心。別無學處。從上佛之與祖。皆從息心而證出三界。如今諸兄弟。若一念不忘。六道輪回。動經塵劫。總未保在。何以。無始以來。至于今日。只為你這一念心不歇。所以不與道相應。諸兄弟。如今既得在袈裟之下。快須努力自家著眼。看是箇甚麼道理。今時學者。例皆於言句曉夜用心。與道相乖。如今諸兄弟。但學休心。不取你口頭辨。直須如愚如癡去。似初從胞胎中出來相似。第一莫記一箇字在心始得。今時學人。不似佗古人纔知如是便恁麼去。一向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去。你如今人。並不以此為事。如何得大事相應。諸兄弟。若肯去。便恁麼行持。若不肯。如今諸方禪道興盛。急去學取抄取。我這裡無可與你把捉。亦無一言半句與諸人作解會。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。免諸人墮在邪見中。有時常苦口勸諸兄弟。大事未辨。且莫錯用心。且體取空劫以前事。直須是休心去。如今教你諸人休歇去。也是大難底事。此也須是上根上器底人始得。如今若有一人。肯恁麼休歇去。老僧堪伏事佗。只如千人萬人中。無一人肯。諸上座。若有一人肯恁麼去。不消你五生七生。便能度得法界一切有情。亦能化身五億。同時於微塵剎土世界。隨所化現。度脫一切眾生。恁時也不消得你開這兩片皮為佗說法。有情眾生。合聞法者自然聞法。當時解脫豈不是出家人及事處。然雖如是用心學不成。皆是息心自然得底事。如今若有一人。忘心息見去。可以延得佛法壽命。令佛法久住世間。後人也有可依倚。也令他學道人知有正因。且如老僧自前在眾裡三四十年。到處尊宿會下。例皆推窮言句。或說照用縱橫。後來自家覷得破了。如此之類。在衲僧分上。謂之雜毒食。險被賺過一生。所以老僧在眾裡。不教兄弟學事。縱有知見解會。到這裡切須淨吐却始得。若有纖毫在心。便是虛生浪死。諸仁者。一等是學。更莫有疑。這裡說話必不相悞。直如一息不來底人始得。直如一塊頑石頭去始得。諸上座。你見頑石頭麼。有甚麼解會。出家人若不如此擬學佛法。天地懸殊。如此出家。有甚麼利益。自救不得。爭能利益佗人。若據諸人自己本分事。焉教老僧說得著。生心動念。自乖法體。各各本有底事。一切具足。不少欠一法

。又更來老僧這裡。叉手立地。要和尚為我說。佗古人那裡如此為人。經冬過夏。無一兩度上堂。是佗兄弟知有底。亦不要佗人說。自會行持。此謂之休心上士。歇意高人。堪為佛種。諸仁者。此非小緣。莫非佗知有從上來底人方能如是。傲慢之徒難為成立。任你學得八萬法門。百千三昧。總不濟事。所以道。乾慧不免苦輪。到這裡不取你口頭辦。諸上座。更莫諸餘老僧勸你不如休歇去。但十二時中。一切無心去。如愚如癡去。諸仁者。從佗人道你自辦大事。莫管佗人長短是非。一切時中東西不辨。觸淨不分。甚後佛也不奈你何。老僧雖然與諸人說。多少自瞞。明眼人看見是甚麼道理。然雖如是。未免拖泥涉水。為諸人說路布。假饒你聞老僧一言便大省悟去。還當諸人自己事也無。總未識得情識意會在。皆是言句中作活計。與你自己本分事了無交涉。如弃百千日月。以著螢火之光。莫怪說如此事是為諸人。諸人聞老僧如是說了。合作麼生。還信得及麼。若信去便恁麼行持。所以古人道。此之一學最妙最玄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。若不信去。光陰虛度浪死虛生。蓋為諸人根機淺薄。信之不及。如今諸上座。但且如是參。所以雲居和尚云。若謀恁麼事。須是恁麼人。既是恁麼人。何愁恁麼事。珍重。

師入室。良久云。諸人如今便散去。多少省徑。既不散去。須要老僧這裡說。既開口為諸人說著。堪作甚麼。若據諸人分上。更少欠箇甚麼。從無始以來。常與諸佛齊肩。更擬學箇甚麼。只為諸人強生異見。自作艱難。被名相二字所惑。聖凡名號。三世諸佛。八萬法門。百千三昧。有佛有眾生。總謂之名相。若離却名相二字。更有箇甚麼。本來無物可得。只為諸人起心動念。妄有生滅。妄有菩提涅槃。便有出世間法。不出世間法。妄起許多異見。弃却十方虛空。却向鬼窟裡作活計。本來是佛。不假你修行。既然如此。更擬學箇甚麼去。總要離却眾生修行覓佛。佛在那裡。只諸人自己便是佛。悟之即是佛。迷即是凡夫。所以云。平等真法界。無佛無眾生。然雖如是。體究不得。修行不得。此是修不得底事。無過是諸聖經三無數劫修行。直至十地滿心。說法如雲如雨。尚不能得見性。忽爾無心。方始見性。却觀以前三無數劫。枉用工夫。虛受勤苦修行。總無實事。當知不假你修行。總無你用心學。到你用心學著。無有是處。若多知多解。能問能答。說得道得。機鋒迅速。慧辯過人。似這般事。諸人過去生中。總曾學來。只是免輪回生死不得。為箇甚麼。為你不曾見性悟道。所以生死不斷。從生至老。只是識得箇門頭戶口光影為身。不知有本來自己。不知有向上一路事。却於文字語言上。學問學答。有甚麼交涉。三冊五冊。抄取記取。到處尊宿會下。經冬過夏。一一從頭請益。便說向上向下。照用縱橫。做箇灑灑地衲僧。不依倚一物。道我己事明白也。蘊在胸襟以為極則。遂乃欲人稱我是禪師。為後人開眼目。多少埋沒上祖。錯指後人。將這般事擬抵佗生死。還得也無。縱你便得大省大悟。說得如雲如雨去。只是贏得一場口滑。去道轉遠。喚作貪相婬底婦人。所以德山和尚云。一遞一口婬得來滑唿唿地。有箇甚麼益。亦喚作野狐精魅。諸仁者。當知此事

不在你擬議思量。直下是箇出家人始得。那裡教你容易行止取次身心學得。從上諸聖具無礙智搆不及底事。那裡在你一問一答。直饒一言一句便得天花亂墜。亦不干自己事。況你據見定有[此/且]箇知見。便為自己見解。參學事畢。千足萬足。躭箇勝負身心。到處覔人道我會禪會道。騁智騁強。道我是祖師門下客。似此之流。總喚作野狐涎唾。餓鬼外道之輩。是甚麼學佛法人。近來參學兄弟。便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並不知出家本分事。總要學對口。又怕人問著無可祗對。一向在言句中留心。十年二十年。止在鬼窟裡作活計。不知有本分事據他學解機智不妨也。多知能解。解問解答。了達得世間之法。只是於生死門庭中總不得力。行脚人學得這般事濟箇甚麼。臘月三十日。不免被知見風吹入生死海裡。有甚麼了期。諸仁者。丈夫各負冲天氣。作麼生却向這裡自埋自沒。此事蓋緣初心不正。亂被人指示。教你恁麼是。恁麼又不是。至竟未曾遇著好人。你這一箇自己本性。猶如空中無形無相。作何面孔。你擬做箇甚麼見得佗。那裡教人指示得著。從上三世諸佛。具五眼六通。尚見不得。不曾識伊面孔。無始以來至于今日。未曾生未曾滅。未曾有未曾無。只為你迷來日久。妄有生滅。妄有輪回。便見法有斷常。諸人無始劫來。未曾離此一念心。還知麼。你許多時來。這一念心還曾暫歇也無。未嘗有一時暫歇。所以六道輪回。動經塵劫。不復人身。只為這一念心不歇。今生既得出頭來。又得在袈裟之下。多少省徑。不被業障所拘。正好修行。如今教諸人修行。作麼生修行。莫是教諸人用心學佛法麼。莫是教諸人體究古今因緣。下問下答麼。莫是教諸人作福結緣麼。這裡也不要諸人辦事。也不愛你諸人口快。會問會答。總不如此。何況諸人分上都無如此事。大意只要諸人休歇去。從前所有知見解會。若不從息心得一時捨却。必不是道賺汝諸人虛費身心。究竟總不成事。勸你諸人不如休歇去。無你用心處。但十二時中似一箇癡人去。任運騰騰心如虛空相似。亦無虛空之量。始得無明無暗。年去年來。無有絲毫佛法身心始得。若有一毫許事不忘。便是一生虛過。所以道。學得佛邊事。亦是錯用心。直須是無事去始得一般去始得。然雖如是。不妨難得人。非但而今。自古以來也難得人。豈況今時學事兄弟。例皆被無知老禿奴引在荒草裡。所以道。我眼本正。因師故邪。後生兄弟總為生死事大。利濟有情。是至千鄉萬里出來行脚。參尋善知識。及其被無去著底長老指示。教佗日夜用心學尋言逐句。從錯至錯。直至如今子子孫孫。例皆如此。如今你諸人得遇薦福出世。為你諸人說如此事。大須慶幸。如今天下更無說著此事底人。不是大言。諸仁者。你如今但只出得薦福門外。便無人說著。況也不知有。何以。老僧平生所見處。如今天下人不知。若更不開口。便成滅門去也。諸人既到這裡。且不得容易過時。自家著眼孔。莫教人謾。見佛之與祖。如同生冤家始得。到這裡合作麼生。諸兄弟除是不學。既若學大須精研。不得取次承當。容易領解。虛度光陰。無有實事。要得知有此事。除是無心。別無異路。直須是如愚如癡去始得。諸仁者。從佗人道作愚癡沉空滯寂去。但無事去。五七年久久。何有不得者。到你得也這回無得之得去。任

是一切法。無有不會者。喚作鼎新一處。萬法具足。爭消得你學。然雖如此。似今時覔一箇人如此即不可得。諸仁者。除十二時中。似一箇無孔鐵鎚去始得。直須三世諸佛一切聖賢。覔你蹤跡不著始得。但有一絲毫佛法異念。鬼神便見得你。識得你。不見往日雲居弘覺禪師。參見洞山悟本大師。後入山住菴。每月十五須回問訊洞山。一日洞山問。庵主。汝庵中置被煙火飯食如何。庵主曰俱無。山云。每日喫箇甚麼。庵主云。每日常有賢聖送食來與某甲喫。庵主不明被洞山喝云。將謂汝是箇人。作麼生却如此。庵主叉手進前云。不知某甲有甚麼過。山云。若無所作。因甚麼感賢聖送食來與汝喫。庵主曰。某甲在庵中。有時思量著和尚言句。山云。可知是。庵主從此歸庵中。自備茶食。於是賢聖又送食來。即不見庵主。從此不送來。諸上座。佗古人直待身心如是。尚被鬼神見。豈況你今時人。終日竟夜自瞞。龍神土地。一一見得你手脚。好之與惡。伊總識得。為你這一念心不忘。如今大意。只要諸人息却參學底心。息却修行底心。如一塊頑石頭去。如寒灰死火去。若能如是。却得相應分。若不如斯。縱你修行六度萬行。乃至盡未來際修。只得箇報化佛。不見云。報化非真佛。亦非說法者。當知不易得。如今諸人既到這裡。且莫容易過時。且學休歇身心。向後自不同去。若歇得這一念者。稍有[此/且]子出家分。稍有學道分。別無用心處。設有學得八萬法門。百千三昧。說得滿龍宮盈海藏去。於你分上總無是處。所以佛云。如吹魚網欲氣滿。無有是處。學佛法直下不是這箇道理。所以祖師門下。只是說忘其言息其見。及至達磨從西國來。既到此土。九年面壁。不措一詞。如今諸人擬作麼解會。諸仁者除是息心。別無你著力處。諸人若能無心去。便與諸佛齊肩。佛即是箇無心底人。若神通妙用。一切慧門。一切行門。一切定門。悉皆本來具足。不少欠一法。不是你修行得底事。皆是息心而證。諸人既未得如此。且體取空劫以前自己事。所以云。今時人須得大用現前。且如諸人喚甚麼作大用。莫是見恁麼問著。便出來問訊了歸位立。或則下棒下喝。喚作大用。正是野狐精。諸人要識大用麼。空劫以前底。便喚作大用。若體得空劫以前事。方得大用現前。及能於生死界中得其自在。不被業障所拘。方是見性底人。稍有[此/且]子佛法身心也。你看他得大用底人去住自由。有紙衣道者到曹山。曹山見便問。莫是紙衣道者否。云不敢。山云。作麼生是紙衣下事。對云。一毬挂體。萬法皆如。山云。作麼生是紙衣下用。紙衣近前。唱一聲喏。便立脫去。時有僧舉到僧堂中。有第二座聞得亦脫去。良久紙衣却回來。問曹山云。靈覺不托胎時如何。山云。不得妙。紙衣云。如何是妙。山云。不借借。紙衣禮謝曹山畢。却歸僧堂坐脫去。諸仁者。此箇人始得大用現前。只如諸人還得大用現前也無。若未得大用現前。直須是休歇去始得。無你用心處。只有休心。是名第一參學。若得一念無心。三界內覔你不得。天堂地獄。收攝你不得。如虛空無有處所。為甚如此。只為你忘却一念心去。乃至三世諸佛。一切聖賢。亦不知你去處。豈況六道四生。應是覔你不著佗。有底暫時息心便得相應去。有底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始得相應。看今時兄弟

大難得大事相應。雖則道我生死事大是乃行脚參學。且如你諸兄弟十二時中。在甚麼處行履。一片身心在那裡。要學這箇事。也須是箇不拋弃身心學始得。作麼生是身心不拋弃。十二時中無一念心生。喚作不拋弃道此人身心在。似這箇人。千萬人中覔一人不可得。所以道。如人常在家。不愁家中事不辦。然雖如此。且無一人肯。如今若實有人肯恁麼去。老僧與伊遞洗脚水。所以古德云。四事供養敢辭勞。萬兩黃金亦銷得。諸仁者。莫道萬兩黃金。你便日將四世界成金。也即銷得你底。喚作最上之士。所以古人道。若一人肯恁麼去。天上人間最難得。此人純一無雜。堪為法器。今時參學兄弟。終不肯如此。道落空去。只然向言句外馳求覔解會。且要得解問解答。又被諸方老禿好無所識了。亂教壞人家男女。引去婬坊裏口相婬道。我指示後人。要人喚作長老覔出身處。似這般徒黨。喚作婬婦人。是甚麼出家人。當初祖師豈是不如你洎乎到此土。並不弄著這一副當。佗豈是無機無智無見解。口裏無可說。只為無益後人。所以九年只麼面壁坐。殊不措一詞。據諸人分上更莫要別人說。說著堪做什麼。須是自家回光返照。看是什麼道理。老僧雖然為諸人說如此事。也須是諸人心相委悉始得。若不相委悉。任運難為湊泊。兼也由你當人信得及始得。此為難信之法。為甚麼難信。這裡應無一言半句教諸人領解。亦無一箇消息與諸人。只要諸人扣己而參。老僧這裡。若有纖毫佛法知見。教諸人作解會。如穿諸人鼻孔繫著露柱。須是具眼始得。若自眼明。老僧瞞汝不得。須是自家著眼孔。莫受人謾。學佛法究竟也別無事。却須是自信得及始得。到汝信得及也。一切萬法。惑汝不動。身心自然堅實去。喚作向去底心。三世諸佛也喚你不回去。諸仁者事各在你當人。老僧這裡所說亦不相賺。可謂誠實之言。只恐信不及。若信得及。但自休心去。三年五年。只如諸人從無始以來。六趣輪廻。動經塵劫。尚自過得。如今教你息心五七年。終是不肯。有甚麼救處。如今天下覔一箇無心底人直是無。莫道無心人。便休心者亦無。起心動念學佛法者如沙。無一人悟道見性。當知是難得。一二百年來。不聞人說著此事。遞相引入邪路上去。千生百生只恁麼虛過去。若據諸人自己事。本來無有欠少。只是諸人起心動念了。自生間隔。自相違背。似這箇事不在你功行得。亦不在你息心得。總不與麼。說箇一切成現。亦是頭上安頭。豈說生心動念推求言句。不見道。擬心即差。動念即乖如今諸兄弟。但學無心去。若得無心。自然知有去。到你一念相應也。三世諸佛覔你蹤跡不得去。一切處安著你不得也。這回佛也不知你。祖亦不知你。有甚麼奈得你何。所以道。這箇人如似大蟲極惡。更插翅翼。有甚麼抵當處。三世諸佛去佗前頭。無出身之路。作麼敢向伊面前開口。總踏祖佛頭上行。喚作法身出纏。如師子王金鎖不繫。為箇甚麼。為達出世之道。便能證明得三世諸佛。印可天下祖師。自家一身獨脫猶閑。法界之內。有情無情齊成正覺。這回一切眾生因你一人悟道力。一切罪障悉皆消滅。劃時解脫。從此永不入三塗。長生人天受勝妙樂。究竟成佛。你道把你諸人作用還如此得也無。十地菩薩度人尚有分限。若是佗悟道底人。度人無數無有窮盡。諸仁

者。出家人各各有如此不可思議解脫力。只是諸人力所搆不及了。所以不知有。時常勸諸兄弟。你若自己事未辦。有甚麼心情學佗佛法。有甚麼心情廣求知解。且須體取空劫以前事。到你體得空劫以前事了。你自會修行去。自會保任去。不消你把捉身心你自然與麼去。所以云。但得其本。其末自至。爭消得你勞神求覔解會。汝諸人自己分上事。覔不得捨不得。須是無取捨底身心始得。直須是凡聖情盡。己見亦忘始得。這箇喚作過量人。知有從上事。應是不與你一問一答。似這箇方有[此/且]子佛法身心。諸仁者。一等是出家。一等是參學。莫虛度光陰。時不待人。各自了取。莫待揮霍怕怖慞惶未有去處。恁時難為整理脚手自家著力。作麼生著力。十二時中似一塊頑石去。此便是諸人著力處。搆取空劫以前事。這裡無你做作處。所以老僧如此即當與諸人說話葢為諸人信根淺劣。所以不免東語西話。佗古人那裡如此一一要別人說。纔知如此便能休歇去。更不能回[(厂@((既-旡)-日+口))*頁]。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去。僧堂裏展開單了忘却受飯。受得飯來忘却喫。所以髮長無心刉。衣破無心補。一切時中直得東西不辨。你我不分。此箇人始得有[此/且]子出家氣息。從上古人參學。不於言句中參悟。諸仁者事在當人自己。不在別人心裏。但離却一切文字語言。於自己分上。撿點來看是甚麼道理。若向這裏撿點得出去。不被祖佛瞞。然雖如是。也須親證始得。切須辨取是非。第一不得取次承當。如未相應。且休歇去。每日起來衣食自在。不著用心。有一切人供給你。正好與麼去也。但一切無心去也。不消得結緣作福。總無實義。便是日供養得恒沙諸佛亦不消供養。日造得恒沙寶塔亦不用造。是甚麼閑事。為小因緣妨於大事。直下便休。更莫思前慮後。便恁麼去。以後佛也不奈你何去。老僧雖然晨朝上堂。晚間方丈裏小參。苦口勸兄弟說話。終無一言半句與諸人領解。任你走上走下。終無一箇消息與人。只要得諸人休去歇去。所以佛云。息心達本。悟無為法。諸仁者。便是佛也只恁麼說也。信得及去便恁麼行持。信不及去。非但老僧。三世諸佛亦救你不得。珍重。

師入室云。夜來因為諸兄弟。舉雲門和尚。廊下行次。至三門下。見一頭水牯牛。時有眾僧在彼。雲門云。水牯牛年多少。彼時僧眾皆罔測。雲門云。汝等但問老僧。代為你道。時有僧出來問。水牯牛年多少。門云。六十三。次舉陳操尚書知睦州。乃參睦州和尚。一日尚書去遲。到彼乃云。今日為眾打毬。所以來晚。州云。人打毬。馬打毬。書云。馬打毬。州云。人還困也無。書云困州云馬還困也無。書云困。州云露柱[妳-女+口]。書無語。即便下去。一夜坐臥不安。心忙腹熱。三更忽然有箇入處。即待天明便上方丈。見和尚乃曰。夜來承和尚慈悲垂示一則語。某甲于時無語祇對和尚。如今有一則語也。州乃云。人打毬。馬打毬。書云馬打毬。州云人還困否。書云困。州云馬還因否。書云困。州云露柱[吃-乙+小]。書云困。州便休去。諸上座。你道是甚麼道理。夜來如是舉此兩般因緣。教諸人體究來看。今日恰見兄弟來吐消息。若據如此總未是。這裏也別是箇見處。未合得雲門和尚問水牛意。亦未合得睦州

和尚打毬意在。為甚麼如此。到了只是上座見不到這箇田地在。未識得萬法元由在。諸仁者。出家人若覷這般事不透。時夕何安。即被燈籠露柱欺謾去也。被僧堂佛殿籠罩去也。然雖如是。直饒見得一一諦當分明。在衲僧分上。猶總喚作癡狂外邊走。總喚作影像邊事。與你自己更無交涉。阿你如今認得本源。也是沒量大人。認得了莫以為事。且拈向一邊著。須是體取空劫以前事始得。若只恁麼便休去。成得箇甚麼邊事在。諸人若識得水牯牛。非但水牯牛。乃至山河大地。師資父母。三世諸佛一切聖賢。一時識得。方得天地同根。萬法一體。若不識得水牯牛。乃至每日聚會師資父母一切聖賢。總不識去。為箇甚麼。為你見不到。未識得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一切有為諸法。總不識去。不識萬法元由去。所以云。亦復不知何者是火。何者為舍。云何為失。但東西馳走。視父而已。諸仁者。直須且學。了取這般事。所以諸聖云。欲證無生理當了現前因此事是麤淺底法門。若見不到。成甚麼出家。作麼生學佛法。何以。為你不了目前諸法。被外境所惑。從上古人亦多方便。垂示後來。向你道心如工畫師。能畫諸世間之法。諸法所生。唯心所現。無一法不從你心所現。皆是汝心畫成。無有一法自然建立。諸仁者。到這裏合作麼生。等閑無事。將古人言句。翻覆體究看是什麼道理。此事甚許你用心學得。日夜推窮將去。無有不會者。得了莫將為事始得且是了得一般事。若是祖師門下。猶隔一重關。往日趙州和尚侍者報云。大王來也。州起立祗揖云。大王萬福。侍者云未在三門下也。州云又道來也。諸仁者。是箇甚麼道理。且道趙州和尚彼時還識趙王也無。還見得麼。每日諸兄弟。如此浩浩地上來這裏。忽若問著佗繩床近日如何。無箇兄弟向這裏下一轉語。當知不易。諸仁者。況此事是箇甚麼漸次在。尚乃百十人中無一兩人見到。雖則如此。假饒你一一見得了了分明去。在諸仁者自己分上。暨箇甚麼在。總喚作認影為頭。與你自己了無交涉。然雖如此。若能覷得破衲僧門下。許你具一隻眼。參。珍重。

偈頌

知見謠

莫莫莫。大丈夫何太錯。無端咀嚼野狐涎。滿肚知見無處著。縱然成現夢還家。物外超然謾斟酌。重玄權要騁縱橫。逆順機鋒過電爍。恰如狂鬼亂心神。又似良人中毒藥。審須聽急吐却。熱病覺來方索索。不論日本與西天。說甚須彌頭倒卓。徒將管見自欺瞞。枉把禪流眼睛[翟*殳]。忠言逆耳為童蒙。作者聞之任貶剝。莫莫莫。開口向君早是錯。又更問。莫莫莫。琉璃缾貯穢惡。甘露味變毒藥。莫莫莫。荊棘林裏野狐狸。走出荒郊又被縛。淨地上死屍橫路著。天魔外道頭卓朔。莫莫莫。三世諸佛鼻孔長。六代祖師眼皮薄。矢上加尖尖更尖。一任嘍囉空戲謔。十萬八千臾鄯那。爭似儂家莫莫莫。

師有頌與官人

一片白雲去復來。兩片白雲來復去。白雲來去幾千回。豁達虛空無所住。無所住。赴感隨緣還有據。殷勤為報道中人。佛與眾生無異路。

牧牛歌

起去來天欲曉。披蓑戴笠傍門闌。騎得牯牛入荒草。東西南北盡佗遊。老嬾青黃一任齩。日已高牛已飽。蘆笛橫吹歸去好。麥飯酸漿恣意餐。摩挲觜口和衣倒。

回法嗣弟子

若真師子兒。方能師子吼。百獸盡潛蹤。象王亦奔走。匝地布風霜。滿天麗星斗。胡為何理耶。三目又益口。

官人乞頌

路僻遊人少。山高石像閑。朝賢如借問。遙指白雲間。

與范文正公

丈夫各負冲天氣。莫認虛名汙自身。撒手直須千聖外。纖毫不盡眼中塵。

辭世

天地本同根。鳥飛空有跡。雪伴老僧行。須彌撼金錫。乙酉冬至四。靈光一點赤。珍重會中人。般若波羅蜜。

古禪師語錄(終)

No. 1447-C

饒州薦福承古禪師。操行高潔。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。乃曰。祇是箇草裏漢。遂參福嚴雅和尚。又曰。祇是箇脫灑衲僧。由是終日默然。深究先德洪規。一日覽雲門語。忽然發悟。自此韜藏。不求名聞。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。四方學者奔湊。因稱古塔主也。景祐四年。范公仲淹出守鄱陽。聞師道德。請居薦福。開闡宗風。僧問。大善知識將何為人。師曰。莫。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。師曰莫。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如何是般若。師曰。黃泉無老少。曰春來草自青。師曰。聲名不朽。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。師曰。退後三步。僧曰苦。師云吽吽。問。臨濟舉拂。學人舉拳。是同是別。師曰。訛言亂眾。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。師曰。天涯海角。問。一喝分賓主。照用一時行。此意如何。師曰。乾柴濕茭。僧便喝。師曰。紅燄炎天。上堂。夫出家者。為無為法。無為法中。無利益。無功德。近來出家人。貪著福慧。與道全乖。若為福慧。須至明心。若要達道。無汝用心處。所以常勸諸人。莫學佛法。但自休心。利根者晝時解脫。鈍根者或三五年。遠不過十年。若不悟去。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。參(五灯嚴統第十六卷)。

昔有一老宿住菴。於門上書心字。於牕上書心字。於壁上書心字。

法眼云。門上但書門字。牕上但書牕字。壁上但書壁字。玄覺云。門上不要書門字。牕上不要書牕字。壁上不要書壁字。何故。字義炳然(五燈嚴統第十六卷未詳法嗣)。

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

古塔主著論呵諸方。但解知見。未明道眼。予初駭之。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。援引諸家證左甚明。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。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。僧輒問曰。師論三玄法門。名既有三。其語亦異。切不相離。而臨濟本曰。一句中具三玄。一玄中具三要。有玄有要。何以辯明之。古氣索良久。引金剛般若經云。一切諸佛。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皆從此經出。又首楞嚴云。於一毫端。現寶王剎。坐微塵裡。轉大法輪等義對之。曰理性無邊。事相無邊。雜而不參。混而不一。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。予獨不曉金剛般若首楞嚴等義。非知見乎。且諸經之旨既具。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。古方呵知見。而自語相違。可笑也。盤山寶積禪師曰。道本無體。因道而求名。道本無名。因名而立號。若言即心即佛。今時未入玄微。若言非心非佛。猶是指蹤之極。則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。如猿捉影。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。雲居云。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。忽若羚羊挂角時。莫道迹。香亦無矣。同安曰。涅槃城裡尚猶危。陌路相逢勿定期。權挂垢衣云是佛。却裝珍御復名誰。木人夜半穿靴去。石女天明戴帽歸。萬古碧潭空界月。再三撈摝始應知。又形容盤山之語。而三玄三要之旨。益微矣。古乃又引教乘。以解釋之。吾無以徵其失。將撼臨濟起。而使痛叱之。乃快也。

題古塔主兩種自己

僧承古與施秘丞。論自己有二。曰。有空劫時自己。有今時日用自己。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。讀之疑怖。曰。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。余聞。世尊於首楞嚴會上。謂阿難曰。譬如琴瑟箜篌琵琶。雖有妙音。若無妙指。終莫能發。寶覺真心。各各圓滿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汝暫舉心。塵勞先起。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為異。不聞析而為兩種也。而古公立二自己。過矣。祖師之門。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。略滯疑似者。隨而救之。如鳥飛空。弗住弗著。如六祖謂永嘉曰。汝甚得無生之意。對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又問讓公。什麼物與麼來。對曰。說似一物即不中。自是觀之。古蓋吾法中罪人。而自以能嗣雲門。其自欺欺人之狀。不窮而自露也(右二段出于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五卷)。